#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製　精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羣迷闡揚
宗性廣博宏辯莫能究其旨精
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
眞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垠綜法
網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
苦海譯三藏之祕言天地變化乎陰
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
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常可盡述
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
歷千劫而可久須彌納藏於芥子如
來垣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
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
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
途中經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
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日歲月煙華
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
所以道資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
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拋繁形類嚴鑒
昏明絕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
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翻
貝葉之眞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

啓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
於風律堂堂含止禪[illegible][illegible]暢劫而
音塾重明玄門昭顯執乾而彌光妙
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
成郭疑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浩汗物
表柔伏貪佷啓滌昏愚演小乘聲聞
合其儀論大乘正覺並其性合臺悟
而蒙福藏教啟而重興幻化迷途火
宅深喻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合生
而無量潛臻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調
御四衆積行十方澍華雨於金輪護
恒沙於玉關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
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
智慧性空無涂妄想解脫之因緣可
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
宙朕憖非博學釋典徵闡豈堪序文
以示來者如麋螢爝火又足比之於
皎日將微蠡量海未能窮盡於深淵
者哉

御製新繼聖教序

高明肇分三辰方乃序其次厚載初
定萬彙於以發乎端清濁之體旣彰
善惡之源是顯然後以文物立其教

以正典化其洽利益之功同歸於理 御製文 第三張
於是乎像法東於西國眞諦流於中
夏洞貫千古眞實之理無以窮囊括
九圍玄妙之門莫能究言乎妄想則
五蘊皆空現乃眞容則一毫圓滿廣
大之教豈能紀述者哉伏覩
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法性同圓
仁慈普布化蠻貊則萬邦輻湊躋烝
民於仁壽之鄉崇教法則四海雲從
惠蒼生於富庶之域見尊經之浩汗
設方便以救流淪知法界之恢宏行
精進而攝懈怠乃擇其達字挍彼眞
文命天竺之高僧譯貝多之佛語象
胥翻成於金字珠編復置於琅函龍
宮之聖藻惟新鷲嶺之芝蜀仰歎由
是三乘共貫四諦同圓盡苦空眞正
之言顯祕密精研之義讃相相乎實
相論空空乎盡空華嚴之理合軌轍
金像之教同規矩朕纘嗣
丕構恭臨寶圖常冀翼而撫兆民每
兢兢而守
先訓以至釋典尤未精詳諒其幽深
曷能探測有譯經西域僧法賢奏章

懇切致意專勤以 [illegible]
先皇帝太闡眞風高傳佛言興前王
之墜典振覺路之頹綱欲旌
天造之功庸用廣
聖文之述作請予製序繼聖教焉自
聖考上僊追號罔息政事之外何暇
經心今已禫除思臻微奧雖切承慈
誨柰夙乏通才焉窮乎法海之津涯
莫造乎空門之閫域略敷大意以徇
輿情踈淺不足擬洽日之波尺箠豈
能量昊天之影聊述短序以紀聖功
者焉

佛說尼拘陀梵志經卷上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賜紫沙門臣施護等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王舍城迦蘭
陀竹林精舍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
日和合於一日中飯食事訖出王舍
城詣迦蘭陀竹林精舍佛世尊所瞻
禮親近是時長者其出未久作是思
惟今日已過淸旦佛及苾芻各處自
房宜應且止勿詣佛所瞻禮親近我
今當往尼拘陀梵志聚集之所時彼
梵志在烏曇末梨園中與諸梵志園

繞而住高舉其聲發諸言論所謂王
論戰論盜賊之論衣論食論婦女之
論酒論邪論繁雜之論如是乃至海
等相論此等言論皆悉繫著世間之
心是時尼拘陀梵志遙見和合長者
自外而來即告眾言止止汝等宜各
低小其聲此所來者是沙門瞿曇聲
聞弟子為大長者處王舍城名曰和
合此人本性少語其所傳受亦復寂
靜是故汝等小聲言論彼既知已乃
可斯來時梵志眾聞是語已咸各
默然
尒時和合長者來詣尼拘陀梵志所
到彼會已時尼拘陀相與承迎歡喜
言論彼言論已各坐一面時和合長
者白尼拘陀梵志言汝此眾會有所
別異向聞汝等高舉其聲發諸言論
所謂王論戰論如是乃至海等相論
此等言論皆悉繫著世間之心有異
於我世尊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佛世
尊者於曠野中隨自所樂坐臥居止
遠離憒鬧絕於人跡寂守是相身住
一處心不散亂專注一境隨應所行

時尼拘陀梵志告和合長者言長者
彼沙門瞿曇我今云何相與議論若
我以事發其問端彼種種慧而不能
轉以沙門瞿曇處於空舍慧何能轉
既於空舍慧不能轉乃於曠野坐對
居止邊遠離憒鬧絕於人跡寂守是相
身住一處心不散亂專注一境隨應
所行長者譬如一目之牛周行邊際
當知彼牛共何能行沙門瞿曇亦復
如是處於空舍慧何能轉長者若或
沙門瞿曇來此會中我時必當相與
議論建立勝義發一問端而為呵擊
我應得勝彼必墮負如擊空餅易為
破壞
是時世尊處於自房寂默宴坐以清
淨天耳遙聞和合長者與尼拘陀梵
志所共集會如是言論
尒時世尊於日後分從自房出是時
天雨方霽晴光煥若漸次行詣善無
毒池到池岸已徐步經行時尼拘陀
梵志遙見世尊在彼池岸即告眾言
沙門瞿曇即今在此善無毒池岸徐
步經行彼或來此會中汝等云何為

起承迎邪或相與言論邪或但離座
邪或復輟已所坐而召命邪作是言
時自然有來為佛世尊敷設其座復
聞是言尊者瞿曇來此有座隨自所
樂當就是座
尒時世尊於善無毒池岸經行事已
來詣尼拘陀梵志之所時彼梵志遥
見世尊自外而來即告衆言沙門瞿
曇來此會時我當發問而汝瞿曇法
律之中以何法行能令修聲聞行者
到安隱地止息內心清淨梵行
尒時世尊到彼會已諸梵志衆自然
咸生踊躍歡喜各從座起前向承迎
時尼拘陀梵志合掌向佛頂禮白言
善來瞿曇汝具徧知是汝所座汝應
就座佛告尼拘陀梵志言汝但就座
所應為我施設之座而我自知我自
當坐
是時諸梵志衆高聲唱言希有難有
此沙門瞿曇今此會中無人說示以
神通力自知其座時尼拘陀梵志與
佛世尊歡喜言論彼言論已退坐一面
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如來今到此會

汝等有何言論分別尼拘陀梵志白
佛言我向見汝自遠而來見已我時
輒告衆言沙門瞿曇來此會時我當
發問而汝瞿曇法律之中以何法行
能令修聲聞行者到安隱地止息內
心清淨梵行瞿曇汝既到此我以是
事便爲問端是即與汝言論分別
尒時世尊告尼拘陀梵志言尼拘陀
汝於是事而實難知何以故異法異
見異師異行但應於汝自法教中隨
應發問是時諸梵志衆高聲唱言希
有難有沙門瞿曇此所問事不以自
教而爲見答返能於他教中令發問
端隨問當遣時尼拘陀梵志白佛言
若我異法異見異師異行於汝法律
我難知者我今於其自法教中請問
於汝云何修行能得出離清淨得最
上潔白及得眞實得清淨眞實中住
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如汝尼拘陀法
中所修行者我今略說汝謂能得四
戒具足謂能修行能得最上增勝於
前修行出離不滅諸欲尼拘陀云何
是汝修行所持四戒謂不自殺生不

教他殺不隨喜殺不自偷盜不教他
盜不隨喜盜不自妄語不教他妄語
不隨喜妄語不自邪婬不教他邪婬
不隨喜邪婬汝尼拘陀以如是等謂
我能得四戒具足尼拘陀云何是汝
能得修行汝所修行謂高處遊止施
設座位或翹足而立以為法行或常
受苦澁麁惡飲食而為法行或寂止
空地而為法行或不去鬚髮而為法
行或偃卧棘刺或卧編椽而為法行
或居止常處凌雲高顯而為法行或
繫著一處而為法行乃至一日三時
沐浴其身如是多種逼切苦惱治療
於身而為法行如是等事是汝尼拘
陀修行之法云何是汝尼拘陀修行
者計為出離尼拘陀如汝所修出離
行者謂裸露身體計得出離又於飲
食事訖舐手取淨不受顰蹙面人又
瞋恚面人所施飲食不於街巷中食
不於刀杖兵器中住周行城邑杜默
不語不說所從來不說所向詣不說
所住止不出違順語不出多種語亦
無所說授或受一家食或受二家三

家乃至七家食或但受一家不受餘
家食或一日不食或二日三日乃至
七日或復半月一月不食或於食中
不食其麨不食其飯不食豆及魚肉
乎乳酥酪油及蜜等不飲酒不飲甘
漿不飲醋漿但飲糠粃清潔之水而
為活命又常食菜或食稗稗或食[illegible]
摩夷或食藥苗藥根或食乾生米穀
或食諸餘麁惡草菜或但著一衣或
著草衣或著吉祥草衣或著樹皮衣
或衆木為衣或果樹皮為衣或以棄
屍林中亂髮為衣或以羊毛鹿毛鹿
皮為衣或以底哩吒鳥翅為衣或以
鵂鶹翅為衣如是等事是汝尼拘陀
修行者計為出離之行尼拘陀此等
所行而還實得出離清淨耶得最上
潔白耶得真實耶得清淨真實中
住耶
時尼拘陀梵志白佛言如是如是沙
門瞿曇我此修行是得出離清淨得
最上潔白及得真實得清淨真實
中住
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尼拘陀汝所修

行如是等事非為出離非得出離清
淨非得最上潔白非得真實非得清
淨真實中住但於修行法中而得少
分尼拘陀梵志白佛言沙門瞿曇如
汝所說離為其善然我此修行是得
最上出離是得真實是得無上
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復次汝所修行
謂我能得四戒具足謂能修行謂得
最上增勝於前修行出離不減諸欲
持四戒時與慈心俱先於東方起慈
心觀具足所行廣大周普無二無量
無寃無害然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
一切世界與慈心俱具足所行亦復
如是尼拘陀汝作是意謂我能如是
修行得出離清淨邪得最上潔白邪
得真實邪得清淨真實中住邪時尼
拘陀梵志白佛言如是如是沙門瞿
曇我此修行實得出離清淨得最上
潔白及得真實得清淨真實中住
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尼拘陀此如是
等汝所修行非得出離清淨非得最
上潔白非得真實非得清淨真實中
住汝謂有所得此亦非真尼拘陀梵

志白佛言沙門瞿曇如汝所說雖爲
甚善然我修行是得出離清淨是得
真實是得無上
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尼拘陀復次如
汝修行謂我能得四戒具足我能修
行我得最上增勝於前修行出離不
滅諸欲謂以宿住通能知過去一二
三生乃至百生之事尼拘陀汝作是
意謂我能如是修行得出離清淨邪
得最上潔白邪得真實邪得清淨真
實中住邪
時尼拘陀梵志白佛言如是如是沙
門瞿曇我此修行實得出離清淨得
最上潔白及得真實得清淨真實
中住
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尼拘陀此如是
等汝所修行非得出離清淨非得最
上潔白非得真實非得清淨真實中
住雖有所得而非真實尼拘陀梵志
白佛言沙門瞿曇如汝所說雖爲甚
善然我此修行是得出離清淨是得
真實是得無上
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尼拘陀復次如

尼拘陀梵志經　上　一　全

汝修行謂我能得四戒具足我能修
行我得最上增勝於前修行出離不
滅諸欲能以清淨天眼觀見世間一
切衆生若生若滅若好若醜或生善
趣或生惡趣若貴若賤隨業報應若
能觀見尼拘陀汝作是意謂我能如
是修行得出離清淨邪得最上潔白
邪得真實邪得清淨真實中住邪
時尼拘陀梵志白佛言如是如是沙
門瞿曇我此修行實得出離清淨得
最上潔白及得真實得清淨真實
中住
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尼拘陀如是等
事以汝所修雖為清淨然我所說如
汝修行未離種種煩惱隨增尼拘陀
梵志白佛言沙門瞿曇云何我所修
行雖為清淨汝瞿曇說未離種種煩
惱隨增
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尼拘陀汝等修
行為欲彰其修行功業以我修成如
是行故彼國王大臣刹帝利婆羅門
等各當尊重恭敬供養於我尼拘陀
此即是為汝所修行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雖修行持已所修起
貢高相凌蔑於他此即是為汝所修
行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起我慢心及
增上慢此即是為汝所修行煩惱
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於餘沙門婆
羅門輕毀凌辱作如是言汝諸沙門
婆羅門以多種食而為活命普食世
間五種種子所謂根種子身種子虛
種子最上種子種子中種子如是五
種以著其命汝尼拘陀如是周行出
輕辱言伺求諍論迅疾杖利其猶雷
轉摧伏破壞又如霜雹尼拘陀此即
是為汝所修行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或見餘沙門
婆羅門為他同類等眾之所尊重恭
敬供養乃生種種憎嫉之心即作是
言汝諸沙門婆羅門貪多種食而為
活命返為他眾之所尊重恭敬供養
我常但以苦澁虛淡之物而為活命
何故他眾不作恭敬供養於我尼拘
陀此即是為汝所修行煩惱隨增
佛說尼拘陀梵志經卷上